

武

備

志

武備志卷四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北宋

周故臣李筠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  
元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追人殺澤州刺史  
張福、據其城、從事間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  
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  
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虎牢、

武備志卷四十五  
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帝遣石守信等分道擊之。乃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羗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帝嘗注意於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

善將  
者無如  
余

守邊之  
本

南馬仁禹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  
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  
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  
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  
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驍勇以  
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  
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  
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番情每入寇必能先知豫  
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

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時帝數微行過趙普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炙，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持試卿耳。」

上久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主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師有名矣令彥韜指畫江山曲折之狀關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劉光儀等由歸州進十二月全斌入蜀興州屢敗蜀師擒招討使韓保正蜀衆大潰蜀帥王昭遠保劍門光義至蜀夔州夔州有鎖江爲桴橋上設敵柵三重沿

江列礮具光儀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  
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  
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卽以戰權夾攻取  
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  
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守將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  
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  
不從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遂入寧  
江城彥儔自焚死乾德二年春正月全斌進次益  
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里名來

此路一  
關萬世  
無劍門  
之險矣

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  
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  
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  
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  
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坂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  
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  
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  
投東川匿倉舍下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光義  
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

俞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陝路兵始終秋毫無犯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爲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取姬妾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絳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皇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

正是  
暮耳

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  
固壘何人爲我効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  
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是  
凡六十六日初全斌之伐蜀也汴京大雪宋主設  
氍毹衣紫貂裘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  
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  
裘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  
斌感泣故所向有功

平成都虎捷都校呂翰與綿州都校全師雄謀叛

一事同  
一級  
急用  
之無窮

約以三鼓攻城，裨將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但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遣師襲破之。

劍外初平，馮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僞軍校上官進，肅聚士卒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挺相撻擊，必無固志，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躬自率衆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追之，擒進斬於市，郡境以安。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

西子何  
異天下  
出獨道  
惑人  
張

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  
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  
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  
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  
邊爲意

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  
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  
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  
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

之偉度

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以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饗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

江南百  
姓兩忠  
臣于古  
所少李  
水所何

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  
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  
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  
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  
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李穆諭之入朝、不從、遣使  
來求冊命、宋主亦不許、復遣梁迥諷之、終不荅、迥  
還白其狀、太祖乃命曹彬、潘美等帥師十萬伐之、  
以前全斌等伐蜀多殺降、及彬入辭、乃戒之曰、江

予有不  
同適當  
吾可

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  
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  
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及彬下江南、頓兵城  
下、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常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將  
陷、彬忽稱病、不視事、諸將皆來問彬之疾、彬曰、余  
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將誠心告天、自誓以  
克城之日、不妄殺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  
爲誓、及城陷、一毫無犯。初、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  
不第、因謀歸宋、乃密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

舟之印

其中維江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渡之濶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宋王然之以爲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荊州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組自荊渚而下或謂江水深濶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至是潘美因帥步兵渡江如履平地卒賴此以成功

江南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曹彬聞之遣戰擢都部署王明審

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贅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俱太祖

契丹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都鈐轄劉廷翰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明主之  
時尚不  
元況末  
世乎

李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田仁朗行及綏  
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  
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  
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  
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  
之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  
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樗蒲副將王侁等因媒孽之  
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  
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

城守爲辭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能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羗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

初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旣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

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從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累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

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燹。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帝聞之，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征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拍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三千。

於土砦掩擊大敗之。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

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俱太宗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遊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揀驍勇

據要害以備之

契丹主攻遂城臨水列陣以待宋師其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釗集衆登陴同守以候援至會天寒汲水灌城旦悉爲水堅滑不可上契丹主不能登乃引去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川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必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

太祖至  
宗能  
何時  
有建  
此策者  
擒我成  
桓之至  
英廟也  
宋之後  
人仍出  
此策可  
寒心哉

下人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勸帝  
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虜寇深  
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  
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  
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  
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  
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  
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  
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

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疑沮故出之

詔以王旦爲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旣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久無知者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

事啟而  
見

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直廷下，準曰：「陛下如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卽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甲戌寒甚，左右進貉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山，中以扼

無此數  
著便是  
土木之  
事矣

武備志卷四十五

關防考

北丁一

十四

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  
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卽  
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  
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  
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  
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  
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  
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  
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

學亦遊  
嫺那悲  
既

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  
歸地事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  
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  
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  
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  
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  
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  
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曹利用  
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

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  
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俱真宗

武備志卷四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北宋二

是  
世之  
權

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  
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  
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  
耳何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  
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

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  
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以率部長與獵有  
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  
長。

天聖中王醜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爲總管醜見  
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醜曰何以  
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  
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  
從事鞍馬而以資隣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

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  
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驪○未○以○爲○然○比○再○入○樞○  
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驪○不○能○對○驪○始○歎○瑋○之○  
明○識○

元○昊○陷○諸○門○諸○砦○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  
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  
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  
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

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時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

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可○省○糴○十○之○三○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羗漢之民相踵歸業時塞門諸砦旣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

不費不  
矣

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清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  
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射的  
中者與之旣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  
厚且小矣或爭徃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  
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  
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  
酒旣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  
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  
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清澗

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  
爲患世衡數使屬羗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  
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費寡建營  
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資之  
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  
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爲屬  
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畧使龐籍  
奏世衡披荊棘立清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  
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

安得此  
人吾拜  
之矣

素屈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  
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  
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既  
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  
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  
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  
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  
不復以環爲意

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

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叅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拒約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

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抵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之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

何三  
此何  
其愚

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墜敵計勢不可留遂  
前格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  
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  
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犯其鋒福陣未  
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  
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  
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  
覆壓懌遂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福力戰身被  
十餘矢中鎗死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

取敗之  
本在此  
不特違  
即制也

不言  
生財只

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甚敗  
分陝西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韓  
琦知秦州王汾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藉知延  
州韓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  
拔用其勇畧將帥統領訓練豫分部曲遠斥候於  
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  
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  
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  
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帑三分之一分助邊

本  
秋復之

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  
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  
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  
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  
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  
龍安砦悉復所亾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  
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  
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卽奏行邊以詔  
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

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敵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二時有  
如許人

詔以大名府爲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  
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  
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  
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  
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人名爲北京卽  
真守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契丹兵壓境詔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  
德用時敎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  
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

武備志卷四十六  
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黠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王者。天都王者，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野利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

不惟試  
之亦使  
嘗之

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野利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旣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

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而允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燭致袖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部遺野利野利見棗龜笑曰種使君年已長矣何以戲爲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官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

與堂孝  
寬畢用  
同功千  
古善問

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  
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袖衣取書  
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  
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卽相見只令官屬日卽  
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近野利所部多不  
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  
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  
度使者至嵩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旣殺野利  
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

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  
有○虜○至○急○藝○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  
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  
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  
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  
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  
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  
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  
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

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卽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溪澗虜忽壅遏山岨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唐儒失  
事機往  
往如此

儂智高陷韶州以孫沔爲廣南安撫使初以沔知  
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  
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  
有敗奏旣而韶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  
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  
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亾備故至此今乃欲示  
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亾之道也乃  
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  
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

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

狄青討儂智高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  
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  
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  
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  
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  
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時智高還守邕州  
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  
具五日粮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晏

將佐次夜晏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執

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二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遂皆披靡相枕籍死遂大敗智高焚城遁去南夷尚鬼青行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廟神甚靈青遽駐節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多諫青不聽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

武備元覽卷之六  
軍歡呼青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踈審布  
地而釘帖之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  
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  
共視之乃兩字錢也俱仁宗

夏人寇邊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卽位宗語  
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  
源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  
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襲銀甲  
氍帽督戰挺先遣彊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

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安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挫折，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

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俱英宗

吐蕃木征寇河州圍之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州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

如此  
臣安

病之必

全歸

寧已決

河矣

窮蹙詣軍門乞降。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  
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  
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  
侍者股慄而韶心自如。人服其量。

夏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  
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  
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  
從之。師卒無功而還。俱神宗

金主阿骨打聞遼主親征，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

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濛。金主行次爰刺，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饑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韋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金主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爲勇耶？衆

此其世  
守兵訣

皆悚愧請自効。金主曰誠欲追敵約齋以往無事。餽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踴躍遂追及之於護步。荅岡。是時女真兵二萬。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女真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死者相枕籍百餘里。獲輿仗軍資寶物牛馬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因而退。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

持矛戈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先二人躍馬而出必觀陣之虛實四面分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離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

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

也。能。惜。不。  
善。用。之。  
以。資。敵。  
耳。

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入之。  
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爲後繼。延慶許  
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  
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  
騎奪迎春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趣降。  
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兵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淪  
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  
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  
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

試知  
目爲何

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旣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舉火起以爲敵至卽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俱徽宗

武備志卷四十

武備志卷四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北宋 三終

以李綱爲親征行管使、馬軍太尉、置司於大晟府、  
辟叅謀官、文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自武功大夫以  
下、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  
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  
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兵之屬不與焉、修樓櫓、

西外皆  
備方謂  
之守

掛。種。幕。安。砲。座。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檣。木。備。  
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  
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  
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  
千。人。將。以。統。制。日。肄。習。之。以。前。水。軍。居。東。水。門。外。  
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  
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  
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  
日。至。八。日。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于。

半曉間是夕敵人攻水西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  
流州繼而下綱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佈  
拐子弩城下火船卽以長鈎摘就岸投石碎之又  
於中流安排枘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  
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  
俄報賊攻酸棗封丘門一帶甚急上命綱往督將  
士捍禦綱慮城上兵卒不足用乞得禁衛善射者  
千人以從抵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禁卒  
乘城射之應弦而倒綱時坐酸棗門下乃登城督

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砲槓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虜酋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虜矢集於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傷者皆厚賞之人人歡呼奮勵自卯至未中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攻乃退師餌我以和

金幹離不陷相濬二州時梁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置制使

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塵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

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充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仲爲都統制，師

之爲耳  
金人集  
愚今之  
金非此  
金矣

道時被病命母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頡  
頤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鄉故師  
道請緩給金幣於金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  
上也李邦彥不從

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  
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  
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  
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  
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書奏

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幹離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諸城門開、種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

天平  
人郭

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許翰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

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韓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

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推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

金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王稟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搥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克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棚下又置糠

之無窮  
謂此

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壞○卽○時○復○成○粘○罕○填○壕○之  
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以  
生○牛○皮○縵○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  
節○次○相○續○凡○五○十○餘○輻○人○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  
填○壕○先○用○大○板○薪○次○以○荐○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  
如○初○王○稟○每○見○填○卽○先○穿○壁○爲○竅○致○火○鞴○在○內○俟  
其○薪○多○卽○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然○濕  
薪○火○旣○漸○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至○能○不○令○填○壕  
其○鵝○車○亦○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

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索給巨石置彼鵝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亦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又嘗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金人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至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

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

李綱請造戰車曰○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二○  
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  
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  
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  
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  
有○束○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獻○車○製○  
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申○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  
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

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  
弩矢發於口中而窺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  
衛人足其前施鎗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  
長者以禦人也短者所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爲  
鈎索止則聯屬以爲營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  
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  
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鎗斬馬刀列車之兩  
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鎗刀  
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偃牌弓弩間發以射之既

不如用  
戰車遇  
險不必  
此矣

逼近則弓弩退後鎗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斬  
馬足賊退則車徒鼓噪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  
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  
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爲將佐衛兵及輜  
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  
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  
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  
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前後左右其變可以  
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

今之敗  
皆如此  
也

直○隨○地○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鉤○聯○以○爲○營○  
不○必○開○溝○塹○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完○固○

金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官吏乘城走者  
相望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三  
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  
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如加  
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  
亦奔還京師

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

此時尚  
狂何況  
他日

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  
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趙訥，知興神府曾林，令兵  
人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  
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進，以敗之。轉戰而  
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  
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  
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  
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  
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

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陳規以明法補官。靖康初，知德安府之安陸縣。金人陷都，規率兵數萬勤王。半道兵潰而反，會郡守及僚屬棄城出奔。惟規獨留不去，衆遂推規攝府事。規乃聚兵積糧，修城以守。賊相繼來寇，皆敗而去。范宗尹爲相，分鎮以爲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召赴行在。在州八年，累破賊衆。中原郡縣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規有朝野僉言後序畧曰：河東安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

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尋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禦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自後者大敗，皆走，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豈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連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只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爲之援也。且以五萬兵爲率，若

亦須將  
能節制  
不然紛  
矣杏不  
顧

武備志卷四十七

單署考

川卷三

十

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分  
三兩隊作諸鎮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  
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  
知虜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  
路尋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  
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必不深入直  
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旣分遣則人力並用假  
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致於一齊敗衄潰散爲  
盜京城之難其原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

此言足  
破千古

太原之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衆  
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僉  
言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  
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  
得謂之死守又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謂城小  
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爲城愈  
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守先策  
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卽死賊欲  
入城引之人城入城卽死今夫百里之城有數賊

可歎

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爲金人所得咸爲攻城之具規以爲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放箭此善言也百姓鼓衆擊死已見其因亂制治之術失也賊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載之令人運土木填壕以進攻械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

砲碎之亦可用單稍砲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下等至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可致一座亦可以到數十步外不謂小砲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已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小砲可抵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爲之泥丸之利亦博不獨放

時易得無窮放去人人必傷死若要推毀攻械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守用大砲蓋欲摧毀城樓守城欲摧毀敵人攻械大砲與小砲遠砲齊用縱賊在城外伐木爲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砲盡金人廣列礮石砲尋碑石磨蓋石羊虎爲砲欲攻之所列砲坐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亦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時之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迎女頭牆坐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牆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砲

擊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  
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頭牆稍加高厚則全安  
堵矣又須用造高木長一丈濶一丈一丈上下外  
直裡斜外密裡希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編如  
竹色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卽於兩邊連  
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大至多亦  
無損壞間有損者卽逐前抽換假令止如此捍禦  
則砲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得無虞也賊以雲梯  
對樓攻東水門其間捍禦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

善也。又恐人在高樓之上，愈招矢石矣。又聞南門守禦官亦以禦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撞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相殺，亦非全勝。金人填壕成五對樓，過壕攻城下列砲二百餘所，七稍砲可施五十斤石，能散星砲每坐可施處，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令人依前說造洞子於闕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築合。代女頭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

于兩頭措置深埋排杈木以防賊急急登城上分  
兵兩向次於城裡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垠向  
下陡峻次於城裡脚下取土爲深壕三五丈築月  
城圍之使賊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  
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到內壕內無不死者如  
此一到必當罷攻退兵不期守禦之人於此一失  
以致城陷重念國家之難豈不痛哉攻守之械害  
物是重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  
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

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能者亦難施設  
竊聞虜人用砲攻京城守禦人亦嘗用砲城關內  
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而臺地步  
亦不甚廣又砲纔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  
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賊外賊人  
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之守禦之人可謂  
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裡脚下立砲仍  
每座砲前埋立木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  
雖有善用砲者何能施設或人以謂砲在城裡砲

手不能得見城外事無由取的每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裡砲稍與外物相對卽令施設少偏却令砲手少那脚上大偏則就令拽砲人擡轉砲座照料得一砲打中得砲少有不中又城裡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雖賊用砲何能爲也築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女頭中掛搭篋籬惟可以隔遮弓箭弩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篋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

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牆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牆上頭墜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城勢恐難過宜便於城裡脚下取土深濶裡壕壕外去壕數丈再築重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裡壕又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壕裡垠上新城脚下繞繚二三里地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止不過填外壕必不能填得裡壕賊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裡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

何無其人便難  
任怨賊  
破之日  
無非賊  
有然無  
者不知  
故必得  
取信  
之人方  
可

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死地，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豈肯用命打城。且只如此爲備，賊兵至多攻城百種，試可談笑以待之。又況京都舊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  
可犯之理。兼京城內之軍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能竭力修作，不特添此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旣備，然後招敵使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求己。古人云：上策

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塞者，止開兩三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爲賊生路也。及爲守之計，不獨大起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門有數十座，齊於城內，運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觀望敵人，嘹哨乘便處，卽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旣城內初開城門，

自運土填壕，欲爲入計，不攻自敗。所以敢自掘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其賊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除已備，賊入城而死耳。晉王浚遣都讓王昌及鮮卑段就六春末柸等部伍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謂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城於北城。鮮卑入城北壘，勒俟其未陣，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滿尸三十餘。

里獲鎧甲五十萬，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法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有敵樓，而虜人用火炮擊樓；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壘填；城高數丈，虜人用天橋、鴟車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所未有，奈何虜人攻械雄傑，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然利不至於百，而功

不至於十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  
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爲  
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  
高厚牆下留品字方徑八尺空眼以備覘望及施  
設槍路牆裡近下以細木蓋一兩架瓦棚可令守  
禦避寒暑風雨屋牆裡牆皆低下則砲雖在外數  
多悉不能及又壕上作橋橋中作吊橋時暫隔賊  
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爲機橋兵出入俱利  
城門宜迂回曲折移向裡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

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人○一○步○向○裡○便○是○賊○陷○窰○  
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殺○賊○之○具○皆○可○  
設○施○舊○門○前○橫○築○護○門○牆○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二○  
三○丈○城○門○啟○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  
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築○高○厚○羊○馬○  
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牆○內○脚○下○亦○築○崔○臺○高○二○  
二○尺○濶○四○尺○崔○臺○上○與○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  
以○備○覘○望○及○通○槍○路○一○如○大○城○上○女○牆○頭○牆○重○  
疊○崔○臺○上○埋○排○枋○木○以○備○賊○填○平○壕○塹○及○破○羊○馬○

大城之  
說亦如  
此

牆○至○城○脚○下○則○賊○於○羊○馬○牆○內○兩○邊○受○敵○雀○臺○上○  
與○大○牆○向○下○所○施○矢○石○卽○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  
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壕○外○矢○石○  
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  
破○羊○馬○牆○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大○牆○雖○甚○低○薄○  
其○捍○禦○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馬○牆○內○所○  
置○之○兵○正○是○披○城○下○塞○以○留○伏○兵○不○知○賊○人○以○何○  
術○可○解○若○此○既○有○羊○馬○牆○其○鹿○角○可○以○不○用○仍○於○  
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牆○內○出○入○又○

羊馬牆去大城腳止二丈不可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牆內反害牆內人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腳下作深闊裏壕壕向上裏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外築裏城排板木但多備下賊寇城應敵處用此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墨子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圍城以械爲牒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

見此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爲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爲一攻機，而無策以應之者，未有思也。規嘗謂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謂兵者詭也，用意中行詭詐爲道，是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夫備禦之策，宜乎藏之於身，待敵而用，不可以先傳之。然而有傳之於衆而達之於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兒戲之具攻打京城，守禦者不以時設

計遂致城拔。迄今一紀有餘，而虜人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矜，在規未知虜人攻京城器械施設之方，前則每聞人云金人攻城，大炮對樓，勢不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卽知其詳，則豈可不盡剖其所見而